

香港的畫壇顯然受到不同時期的畫會組織所影響，出現兩者同步的互相影響。但本港的書壇卻不然，它似乎有著自身的發展軌跡，早在專門書法團體出現以前（二十年代末已有書畫結合的團體），書法活動已相當活躍。因此，在本章的討論中，必須要包括獨立書法團體興起之前的時代，一則可以對本港書壇有整體而連貫的認識；再者，更可從中突顯前後期的對比，以反映書法團體於書壇的真正作用。

學者馬國權先生及李潤桓先生在論述香港書法發展時，都把其源流遠溯至東漢李鄭屋古墓中的磚文或唐宋刻石。¹但真正的開始，有書壇的形式，當在清末民初；而帶起風氣的，就是被稱或自詡為「遺老」的遜清翰林。這群遺老旅寓或定居香港，成為世紀初香港文化界的翹楚人物。而馬先生更提及一些上世紀在鄉郊地區活躍的鄉紳，對本土新界的書風有一定影響力。²誠然，集中在港島或九龍的遺老所組成與粵澳文壇互通消息的文人及上流社會社交圈的影響力自然更大。當時香港常有「詩鐘」及「雅集」等活動，都成為畫家會聚的場所。如「正吟詩社」的活動就常邀得溫肅、朱汝珍、賴際熙、江孔殷、區大原及桂坫等翰林參與。³

這批前清遺老都是科舉出身，其書風亦具明顯的文人特色，即以帖學為主導。其時上海是金石書風的天下，香港的遺老保留著館閣體的「烏、光、方」的規則，可說是其總體風格。然而因師承、個性各別亦各有其風格，如賴際熙書有東坡意，朱汝珍則是全然的館閣體，桂坫有柳公權風格，岑光樾善小楷，區大典法《玄秘塔碑》，區大原得力於趙孟頫，溫肅喜歐、米二家。⁴由此可見本港遺老書風是純然的帖學，未沾半點金石。遺老們雖沒有組織團體，但是他們的社交圈子非常密切，經常的文酒之會，其規模不亞於日後的團體活動。可以說，他們的雅集，就是團體的濫觴。



居港遜清遺老合攝於香江 約 1920 年 前左起：張學華、〔待考〕、吳道鎔、陳伯陶、汪兆鏞；後左起：金芝軒、黃誥、伍叔葆、桂坫